

# 張大千登峯造極

(本文插圖刊第47頁)

·王天循 (旅美學人)

## 大哉乾坤吾道悠長

張大千先生於民國五十六年重來金山，至民六十六年回國定居，在美國居住了十年之久的時間。這是他一生創作達於最高峯的黃金時代。他的不朽之作多在此時期中完成。這是他生命中最光輝的季節，也是我與先生相處最久，相知最深，用先生賜詩之句而言：「歲寒相保更相娛」的歲月。

在這十年中我與先生長期相聚，浮空泛虛，乘幽探勝；遊心文史，笑傲烟霞；或在我茶花盛開的山居，或在他高雅的梅林。每逢佳節，見玉峰夕照，黃葉秋落，未嘗不觸景興懷。我們傾盡肺腑，無所不談。有「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之感。

我與先生訂交逾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深知其為人。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先生贈我的詩詞信函卷帙盈箱；為我所作的書畫是他極峰時代的精品。先生在留美期中常帶着他的好友來我家看他的巨作，回臺定居後，凡有人來美，他總是說，如到金山附近，可到我家親家那裏去看我在美的作品，不會失望的。

先生長我十九歲有餘，應是我的長輩。但是

我們由鄉友而成為知己，親若兄弟。後來小兒長松出生，他為之命名，寄其膝下為子，又成為親家。先生賜詩屢許「杵臼之交，金石不渝」的深情。我為他所寫的詩文也可成一專集。其中以桃源行六百句，凡四千二百言為最長。我也曾撰文「張大千先生的畫風及其歷史地位」以紀念他四十年回顧展覽。現在我願在此一述先生創作的黃金時代，他的詩書畫與金石，並略記他的言行。

大千先生的畫融會中西之長，兼寫實與抽象之美。另起高峯，古今獨步。他幼學畫於家，二十歲時在上海摹習石濤與八大，既而上溯三唐、五季、元明清以來各大家的作品。戰後在故都因得董源與巨然真蹟，日夜臨摹，遂傳其神妙。中間他於民三十年春，西出嘉谷，涉流沙，在敦煌石室臨摩壁畫兩年有半，乃得盡窺自北魏以來千古的秘藏。世人皆言先生所繪的佛像有二百餘幅，莫知其確數。我曾問其事於先生，他說祇有一百餘件。他自己在親筆自序中所言共「一百十數幅，大者丈餘，小者四五尺。」他於戰亂中倉卒離川，很多大件都無法帶出。我曾見過他手邊的數件。民五十七年他曾以其中六十一件贈與故宮博物院保存。

## 中西畫法異曲同工

先生於民三十八年到印度大吉嶺，在阿堅達窟住了三月研究中印壁畫之異同。此後他移家南美，先赴阿根廷，繼至巴西聖保羅，闢地為湖，建八德園。然後來往於歐洲、北美，並屢回遠東；遊覽名勝與舉行畫展。他告訴我，他在六十歲那年在巴西，忽得目疾，視力大減，後來才知道其症是糖尿病引起來的。這是他畫風轉變的第一年。他不能再刻意作工筆畫了，於是乃減筆，破墨，參之以青綠設色，作大氣磅礴的寫意畫。他說潑墨與減筆之法，唐時的王洽早已用過，不過僅見於古籍，無作品留下來，不知其作風如何。他很少提到五代時的石恪與宋時的梁楷，他們都是潑墨與簡筆的畫家。故宮博物院保存有梁楷的一幅人物畫，以簡筆潑墨為之，從其上找不出大千先生新的畫風的線索。

先生在他破墨畫中所用的青綠色，鮮明奪目，引人入勝，世人稱之曰大潑彩。是他畫中特有的技巧。其實青綠畫也非先生的發明。青綠設色始於隋朝的展子虔，演為唐時李思訓的金碧畫。繼而曾一度盛行於北宋畫壇，旋即式微。到了南宋，馬遠與夏珪想把王維的水墨渲染與李思訓的

青綠山水鎔爲一爐而樹立一雄肆瀟灑的風格，却未收宏效。

這些傳統的金碧輝煌，青綠重彩畫法，或瀝沒而不聞，或因時尚遷移而不再受人重視。到了大千先生手中才被重新拾起並發揚光大而成爲一嶄新的畫風。所以他說，過去的畫家「墨守成規，不離矩步。不知風氣既移，不容不變。」這種畫風的改變是先生對中國繪畫史上最大的貢獻。

其次，我們再看中國畫的原理與西畫中的透視法，所謂明暗光影之說有無相似之處。其實隋唐的畫家早知此法。隨時的展子虔已知利用近大遠小的比例畫出空間的深度。南朝的張僧繇更知用顏色的深淺畫出陰陽面，使平面現出立體來。中國的傳統畫又有一種最重要的技巧，名之曰皴法。其法始於李思訓父子。後來又演成各種不同的皴法。最初的皴法是把山的凹凸和明暗畫出來。其法是落筆重，其筆劃粗而墨色濃；收筆輕，其筆劃細而墨色淡。荆浩曾說他的畫要兼古人筆墨之長。用筆在工於輪廓的鈎畫，用墨在工於皴法。這些技巧再加上大千先生所說，「作畫須具賓主，疏密，濃淡，輕重，抑揚，遠近，高低之妙。」實與西畫的原理異曲同工。所以他說國畫與西畫的原理距離不大。如果中國畫家能將西畫之長運用於國畫，而看起來不失國畫的神韻，就能成爲一個現代的大畫家。

中國的文藝思潮多受道家影響。繪畫也不能例外。他常向我引道家「得其環中，超以象外」之說。又引用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這是說，上乘的畫品要超出物象以外，在似與不似之間。先生更進一步說：「似者未似，不似乃似耳。」他常向我引用洛神賦的佳句：「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來描寫畫中不可捉摸的神妙。我也曾引用老子「無物之象，是謂恍惚」之說來爲先生的畫論作註釋。這種意像是形而上之美與近代抽象畫實有可通之處。如果說，音樂是時間的美術，畫是空間的美術，畫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說：「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因此，我在先生八十歲壽時曾走筆爲序，有數語如下：「用之於有，則衆體皆備，萬象俱陳。申之於無，則冥想虛廓，寓意方外。」

### 曠世無匹超越前人

大千先生的畫風在六十歲以前是屬於傳統的，古典的。六十歲以後，他的畫風改變。他用創造自然與改造自然的魄力，另闢蹊徑，不蹈前人舊軌而自樹立以破墨爲主的新宗派。所以我歌頌他的畫是「意在丹青外，力奪造化功。」經過了十年長期的創樹，到了七十歲時，他的畫已登峰造極；不祇是曠世無匹，且方駕前人而過之。這些前代的畫家包括早期的四聖兩宗以迄乎明末清初的四僧四王在內。他們有的被譽爲百代宗師，有的被譽爲自有蒼生以來未有的大畫家。但是他們的作品受了時代的限制，其成就往往在是一方面的。不若先生之畫包衆體之長，兼南北兩宗的富麗。出類拔萃，金聲而玉振。盡天下之奇觀，集古今之大成。西元一八九九年「己亥，先生出生

之年」，次年，一九〇〇年「庚子」，中國文化史上相繼發生兩件大事。一爲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甲骨文，二爲甘肅敦煌鳴沙山發現石室藏書與壁畫。這二者至今都成爲顯學。先生因臨摹壁畫而撰莫高窟石室記。此書已成爲研究敦煌學必要的著作，這是他的幸運。他一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遍歷名山大川而終身從事於藝術創作，這是他的志趣，我問他一生中究竟作了多少畫。他說，大約在一萬張以上。他又說，他最好的畫都是爲好友而作的。我認爲他的傳世之作，多爲他七十歲前後的畫。這是他創作的黃金時代。他的山水，人物，花鳥，蟲魚，走獸，無一不工。我在下面僅討論他的人物，荷花與山水。

先生早年所繪的工筆人物，精巧絕倫。其文會圖可爲代表。他在敦煌所摹臨的佛像已成絕唱。他的荷花作品氣勢雄奇，雲飛風起，好像一幅絕妙的山水畫。可以在巴黎展出的大墨荷及在金山展出的朱荷通景屏作代表。國畫向來以山水畫爲主，而大千先生的山水畫，尤其是他的破墨青綠山水，雄奇奔放，波瀾壯闊；盡想像之美，窮天人之妙，當然是他的最高成就。可以他的蜀中四天下圖，長江萬里圖，黃山前後澗圖，巫峽清秋圖，雪山圖，慈湖圖，以及最後尚未全部完成的廬山圖爲代表。這些畫都是先生畫中的神品。先生鑑賞精確，搜羅宏富。有所愛好，必千方百計得之而後快。他於民國四十四年曾將其歷年所搜購的古畫在東京出版，共四冊，題曰：「大風堂藏畫。」真是洋洋大觀。其藏蹟中以隋人所畫佛像爲最古，董源所畫江邨晚景爲最精。先

生說，他學古人畫，最初惟恐學之不入，後來又恐棄之不盡。

### 開不二門有大千風

先生因治金石之學，所用印章極多。曾謂，他一生用過印章三千餘方。當代的名家都會為他精刻。過去他目力好時也會寄與於此。其門人李順華君曾集其印章為書，共得一百六十九方。我曾集石門字為聯送李君以誌其功。文曰：「開不二門，有大千風。」

先生的書法勁拔飄逸，可用杜甫贊張旭的字，「溟溟與筆力」之句來形容。他二十歲在上海拜曾農髯與李瑞清二公為師，學三代、兩漢的金石文字與六朝三唐的碑刻。兩公俱宗北碑。因此，先生亦愛北碑，並畢生專攻北魏石門銘。先生曾集其字為聯。他送我的兩對榜書聯，集的都是石門銘的字。一為先生所集，一為我自撰者。我因先生的鼓勵，曾集其字為詩文，並為聯一千四百副。先生竟許其作「直追兩京，下逮魏晉，不落六國三唐。」先生少時曾集北魏黑女碑字為聯七十一副。其聯中有「奇書傳石室」之語，他沒有想到其竟成爲他後來赴敦煌石室的指路標。先生因我愛好書法，曾將他珍藏了四十餘年的宣州古硯，與一大盒乾隆御製的墨大小數十方見贈，以爲永久紀念。今先生已謝世，能無悲乎？先生的詩多爲題畫而作，工於七絕，偶亦作律詩與古風。其詩近於李蘇而不宗杜韓。坡公言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可用來贊美先生之作。他不尚韓愈戴道之文，惟對於我所引韓詩：

「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之句，竟接着唸下去，一字不錯。先生偏愛李白，引其詩最多。間亦引杜甫、蘇軾、張先、姜白石。他有時亦引古籍如離騷、莊子、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入畫。我問先生一生曾作詩多少？他說記不清楚了。至少有五百首。他的詩與其書畫同工，世人稱爲三絕，是必傳的。我願引杜詩爲他作贊：「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先生喜奇花異艸，故好治園林。至環華庵時爲止，先後共有九處之多；加上在臺北的摩耶精舍，真是十全十美了。其中以他在巴西所經營的八德園爲最大。他告訴我，祇是賣古畫所得美金一百七十餘萬元全部都用於其處。先生最愛梅花，在環華庵中種有梅樹九十九株。他曾爲我繪寒梅圖，長三丈餘。贈詩及附作共十二首。詩畫三絕燦然卷上。

我因感先生的高誼，曾作梅花詩五十首報之。有一次，我與先生在環華庵梅林中散步，語先生曰：「等到梅林大放光彩時，我再寫梅花詩五十首送你。不！祇寫四十九首就夠了，因爲你的梅花樹祇有九十九株啊。」以現在的心情來說，一首也寫不下去了。

### 望楊興嘆妙語如珠

先生在其居所附近得一奇石，命工鑄之，曰梅丘，有一次我到環華庵稍遲，見先生一人扶杖立於梅丘之側。問其故？先生曰：「這已是第二次出門來等候你了。第一次等了半小時，未至，又進入屋內。因恐家人怕我受涼，不要我出來，

所以第二次特於後門溜出，繞過花園的一角，再到門前來等你。」我聽後實在無言形容我內心的感動。先生所送給我寒梅圖長卷中有梅花詩二首，如今讀來似爲識語。

其一：

老更栽梅願不違，要令繞屋畫芳菲。  
莫嗟幾度能相賞，即死羶魂化鶴歸。

其二：

金閨香雪三年住，木戶珠宮幾輩偕。  
老子一身無憾事，衆香國許我長埋。

我送給先生的一首梅花詩，現在似可用來哀悼先生：

賦詠梅花事已空，那堪清露泣香紅。  
江山萬里詩千首，盡入先生圖畫中。

誰知梅丘奇石運臺後，先生的靈骨遺灰竟葬於其側。

先生又愛荷花。他寫了很多韻清品高的荷花詩。我送他荷花詩中有兩句云：「葉掃遠山橫黛綠，花開曲水結層陰。」用以贊美先生的墨荷，有如層巒疊嶂的山水畫。

先生開畫展，接見外賓時，我多爲之翻譯。有時他寄來一些長篇稿件，要我英譯。我們也談到寫一英文傳記的事。不過，他說：「現在還早了一點。」

我有很多次想學英國作家鮑士溫寫詹森大文豪傳記的方式，把先生的言談暗記下來。但是，後來一想，先生所講的重要話，已聽他說了很多遍。有些話是不能印行的。又有一些笑談，如「望洋——楊森將軍——興歎。」或他在臺生病時

所言「因於四人幫」一類的話，祇好讓他人去傳說了。

先生喜美食美饌，川劇平劇。有一次，他要我去陪他觀賞金素琴女士的表演。事後，他語人云：「我的親家不愛好京戲。這次，我却用綁票似的方法把他拉了去！」他說後，哈哈大笑。多少年我在張家嘗盡了他席上的山珍海味。他不會酒，却有膽量。如有人挑戰，他就乾杯，這是先生最痛快的地方。先生一生好客，故「座上客常滿」，門雖設而常開。他又常常「揮毫對賓客，興酣掃八極」。他不喜演說，却愛擺龍門陣。講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妙語如珠。

先生事父母能繼志述事，對於兄弟妻室友愛和睦，對於朋友急難相助，誠而有信。至於先生的感情豐富，重生死之節，守始終之義，則外人知之者甚鮮。我願舉一事為例。鄉人梁顯文先生夫婦曾與先生同時寄旅巴西。梁氏遷美後，先生約我同去拜訪過他家。不久先生由巴西返美，顯文先生墓草已宿。他又約我同去掃墓。先生獻花致敬，跪下去磕了三個頭，他老人家站起來，熱淚長流。

### 色空兩忘 一生無憾

先生常說他色空兩忘，一生無遺憾，但他却始終不能脫去世間的煩惱。他少時出家為僧是爲了人去樓空的煩惱。還俗後，在上海又爲了一段名門閨秀垂青之事，引起他終生不能忘記的煩惱。故先生於無常無我的大千世界中，常有情天之感。先生在美時或深夜不能入寢。赴臺後，有時

又「事亂心煩」。先生在內心深處總有一種空靜寂滅的感覺，所以他喜歡熱鬧。先生一生揮金如土，但千金散盡還復來。並未久爲金錢所困。他常說他不善治生產，這是事實。如果先生多財善賈，他在藝術上那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呢？我想這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我想若是先生託足空門，以他的才華意氣，仍不失爲智永，爲巨然，爲石濤，爲八大，爲石谿，爲漸江。不過他在畫畫上的成就恐遠不如今天的偉大。

我又常想如果先生無世俗之累，他的生活方式或稍有不同，他的作品將大量減少，而集中精力多作傳世之畫。但這是「象牙之塔」的作家，非先生獻身於藝壇的素願。他要不斷的創作，他的許多畫都是趕出來的。如果他終日吟詩作賦，憐香惜玉，他那裏會有如此多的作品遺留於世呢？中西的大畫家在生前多困頓無告，很少有及身而成大名的。近代西方的畫家除畢加索外，尚無第二者。先生是絕頂聰明的人，又繼之以苦學。故能自拔於流俗而躋於高峰。他二十餘歲時已聞名於全國。不久又被譽爲五百年來最偉大的畫家。在十多年以前，我就稱他爲畫中的仙，說他的畫將媲美於屈宋之辭，卿雲之賦，李杜之詩，鍾王之書，韓柳歐蘇之文，程朱陸王之學，垂百世而不朽。

### 思鄉情懷魂兮歸來

我與先生最後送別時，他黯然久之。停了一會，他說：「年紀大了，總是思鄉。所以這次我決心回國長住。我在外國多年，於其生活方式並

不完全習慣。我回臺灣友人甚多，不會寂寞的。我回去恐怕少來信。有一天，我會回來與你再聚的。」豈知先生一去竟永遠不再回來了！

先生在臺數年，有重要事時，總有電報來。甚至寄一些小品山水與人物畫來。去年小女長芝婚事，老人家先親筆來函，並另繪九芝圖派專人送美致賀。

先生雖然近年多病，總是不久即會痊癒。我總以爲可與先生百年相保，如他賜詩的期許。殊不知今年三月初臺灣忽來電訊，謂先生病危，已入昏迷狀態。我連日神思恍惚，有時似與先生歡聚一堂，無殊往日。有時，我從夢中驚醒，口裏還在唸着杜甫懷念李白的詩句：「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不覺泫然淚下。後來噩耗傳來，更覺一切是空是幻。古人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我總想到先生那種熱情，那種閑愁，那種創作的精神，那種強烈的生命。我怨恨造物的無情，我想繼屈原而作天問。其實，有何可悲呢？先生名滿天下，福壽全歸。他是國家的瑰寶，文化的靈魂。

他少時皈依佛法寄心空寂。死後火葬灰飛烟滅。他的靈思與逸韻還諸天地，復歸於無物。他無形的生命將長留人間與河山並壽。祇是在遼遠的重洋的對岸，他舊時的友人凝望着遠空和那碧波翻湧的海洋，心情激動，不免長吟「魂兮歸來！」七十二年五月（樂恕人推介）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